

己的狭隘。如果上海那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用“奇迹”两个字来描述，那么成都的感觉能用一个字来形容：HOT。在拉萨和日喀则，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香火绵绵的大昭寺，拥挤繁忙的八角街，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虔诚朴实的藏民，香甜可口的酥油茶，优美动听的藏族歌舞。。。无不令人驻足忘返。

承蒙复旦大学的阮炯教授精心安排，我们阮氏四雄(阮炯教授，来自清华大学的阮炯教授之兄，来自美国的阮炯教授之侄(也是数学家)，我)一行参观了上海附近著名的江南水乡乌镇，茅盾的故乡。小镇沿河而建，水镇一体，河埠廊坊，水苑弄幽，拱桥碧波，院大宅深，骑楼过街，古香古色，好一派“小桥，流水，人家”，怡静，古朴，典雅的幽境。还有那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世代相传的风俗民情，别具一格的土特产，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走进林家铺子，真庆幸我们生活在这样幸福的年代。林家铺子的悲剧可能还会重演，所以当前仍然要强调“三个代表”。

年底应邀参加在剑桥大学牛顿数学研究所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了一小时邀请报告，真有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这可是老前辈牛先生当年发明微积分的地方！至于访问剑桥后的感受，已有浪漫诗人徐志摩的诗《康桥再会吧》和《再别康桥》以及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闻名于世，我在此岂敢造次！不过令我感触最深的是牛顿数学研究所卫生间内的一块黑板。试想在那(不)方便的时刻，能突生灵感，且能勇敢地提着裤子写下来的，又能是谁？！或者，两三个人在那块黑板上讨论的绝对不是飞流直下三英尺之类的问题。这真是急数学家之所急，想数学家之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好了，阮郎到此才尽，就次打住。祝诸位新年平安快乐。

阮士贵
2001年12月28日

[附记]：《阮家通讯 2000》和《阮家通讯2001》寄出后，收到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和赞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承蒙王廷秀博士赏识，这两期刊登在由全美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协会主办的刊物《创业者》2001年第一期上。见

www.mscs.dal.ca/~ruan/2000.pdf 和 www.mscs.dal.ca/~ruan/2001.pdf
受大家鼓励，在此续写阮家通讯，望能抛砖引玉。